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卷十五

郝敬　習

非左卷下

成公　凡二十九條

元年。三月。作丘甲。傳不詳由不知耳。若使丘明為傳。此類自當曉然

二年。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傳謂衛伐齊。非也。新築衛地。衛師未出境。而與齊戰。何為伐齊。蓋齊來伐衛耳。齊旣侵魯。乘勝及衛。故戰于衛地。不書齊伐。蒙上伐我之文。而戰于新築。

則齊師過魯入衛境可知

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傳曰不名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非也十國大夫在而皆名則瑣矣他會皆然何獨此爲畏晉畏非春秋所惡也是會也楚共王幼不行使陳蔡二君行二君亦幼强冠之乘楚子戎車爲左右經不書陳蔡未與盟也傳謂乘楚車謂之失位不得列于諸侯鑿也

成公二年晉敗齊師于鞌齊使賓媚人賂晉曰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按成公時去桓文未遠五霸未終不

應豫稱五霸。此爲後世語甚明。杜元凱遠引夏商豕韋昆吾等解而終不悟傳爲後人作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定王與之宴。而私賄之。且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夫周自平王東遷。其威命不及魯衛之君。以禮假人。不知其幾。獨此兢兢自愛乎。無是也

三年。楚歸晉知罃。楚共王問罃。何以報我。罃對。與重耳對楚成王語同。脩辭熟套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傳曰。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位居三。孫子

於衛爲上卿。誰先。對曰。次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上卿。當大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古之制也。晉爲盟主。宜先。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傳以爲禮。非也。禮序昭穆。衛文之昭。而晉武之穆也。序爵。良夫上卿。而荀庚下卿也。則當先衛。今舍周班。而較叔季之强弱。豈禮與。孟子敘周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中下士。亦五等。故書言列爵惟五。五禮。五玉。五器。唐虞時已然。中外之爵。未有過五等者。漢博士作王制。因襲傳語。則是五等之中。又有中卿。下卿。上大夫。共爲八等。豈古之

制與蓋誤以傳爲丘明作而不深思耳
晉作六軍不書傳不言其故唯天子六軍晉作僭也春秋于諸侯僭亂之事不毛舉言不順也惡極于弑君亡國包舉也傳不達
四年公如晉傳稱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知晉侯必不免爲後十年晉景公陷厠死而附會之
五年晉放趙嬰于齊嬰夢天神索祭祭之明日見放故免于死此沙門道士誑愚俗語
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授玉過于楹東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爲是年六月鄭悼公卒附會之

取郜傳曰言易非也經書取多矣其皆易邪

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欒書帥師伐鄭傳稱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書執鄭伯而不書殺伯蠲豈亦以不告邪傳不言其故

五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按傳鄭伯之見執也鄭公孫申謀曰我別立君以示不急晉必歸君遂立太子髡頑晉人果伐鄭而歸鄭伯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與弟叔禽皆不書夫急君難而故棄之是以君微倖也因夫人謀得歸而又殺之是誅有功也鄭既有君而後歸君是歸不爲德也事皆反覆傾險

不可以訓後世有用此立功其得禍相似始信春秋
慮遠識深非聖人不能作故曰言之必可行傳不及
丙午晉侯獳卒傳稱晉景公疾趙同趙括之祖爲厲也
公夢疾化爲二豎伏膏肓之閒小臣夢負公升天而
以爲殉皆附會不經之譚

凡春秋書事據實而已未嘗好爲隱語也是年五月晉
景公將伐鄭而病立太子州蒲爲君以會諸侯伐鄭
父在子立父將死而預外事皆非禮然亦卽書晉侯
此類不待貶自見其何有于隱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傳曰凡自周無出非也夫經既

書出奔矣又云無出變幻譸張啓後儒穿鑿皆此類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乞師傳稱將事不敬孟獻子知郤氏亡以一人客止決一族之禍雖聖知不及此因晉將誅三郤附會之獻子如周周劉康公以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亦料其將死果死習誕爲常甚覺其厭

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非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亦非也前書叔孫後蒙前之文耳尊君則書族尊夫人則不書于義何居

十五年晉三郤譖伯宗及欒弗忌殺之伯州犂奔楚經不書傳不言其罪凡殺大夫未有不書者如以不告爲例他大夫書未必盡因告舊史備不備耳

鄢陵之戰敘事支誕士燮佐中軍業已爲將而戰惟恐勝是豈人情蓋因三郤將敗晉政將衰而附會之其實晉臣無此識量也晉侯亟遇復繇曰射楚王中目魏錡夢射月退入泥戰死皆因事附會之兩壘相拒必非甚邇伯州犂登巢車望晉軍何其了然也臨陣矢石交接楚子以弓問郤至郤至免冑從容致辭欒鍼耽榼飲子重于重飲而復鼓皆夸飾之誕說也

十七年鄭子駟侵晉不書衛爲晉侵鄭則書鄭與楚盟楚伐鄭不書晉伐鄭則書春秋不直晉曉然豈謂屏楚尊晉耳

晉士燮自鄢陵歸以戰勝君驕祈死夫君苟無道雖不戰勝且得免乎未亂祈死非人情而果死然乎曾昭公出叔孫婼亦祈死果死傳之熟套耳

齊靈公母聲孟子私慶封恨鮑牽言之于朝公刖之傳謂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此調笑語不似聖人法言與譏陳大夫洩治同謬

魯聲伯夢涉洹桓水食瓊瑰盈懷此因聲伯將死而合

用珠玉附會之又云三年不敢占占之夕死怪誕尤
甚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
夫胥童傳曰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殺
大夫非也有如民與郤氏胥童不道君亂不書殺大
夫將何書乎經無此等例

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傳曰棄命專殺以穀叛故非也
傳意以書名爲有罪之例不知陳大夫洩冶衞大夫
孔達名又何罪焉後儒記禮遂以殺大夫爲義皆傳
誤之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曰入以惡曰復入非也魚石以宋臣逃楚復入于宋文義自爾何足為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傳曰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非也魯朝晉屢矣晉不加禮焉諸侯朝而大夫報聘何禮之有傳之尊晉類此

襄公　凡五十七條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非也按彭城本宋地後併于楚而特尚未定屬楚也去年夏楚

子伐入之今年春晉遂圍之其不當書楚甚明何謂追書苟非宋地經豈誣言乎或曰春秋書邑皆不繫國此繫宋何也夫不繫國者盟會于某地之類若攻圍夫有不繫國者昭公二十一年書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繫宋又何例乎

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邾子來朝傳曰禮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傳又曰禮也皆非也夫以天王之喪諸侯不奔而友邦私相朝聘春秋之義了然謂之禮豈不悖哉

二年傳曰齊侯伐萊萊人賂齊寺人夙沙衛以索牛馬

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夫諸侯之爲靈者非一君招權納賄者非一臣其弑君篡國皆以賂免孰多于晉而何獨于齊發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傳稱季文子取成公母穆姜之櫬葬之謂之非禮且曰虧姑成婦逆莫大焉引詩其維哲人順德之行譏季孫夫魯千乘之國豈乏一櫬用于婦未遂缺于姑細事何足以定季孫之不哲何遂爲莫大之逆季孫逆與不哲[illegible]不在此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傳稱匠用季孫所樹檟爲櫬曰多行無禮必自及意謂季孫用穆姜之櫬葬齊

姜人亦用其櫝葬定姒夫七尺之木何遽當無禮之及其言偏曲不關大義即此類亦可無贅矣

冬公如晉傳曰聽政因請屬鄫以助魯之賦晉許之按諸侯于晉有常貢子産壞晉館垣以納車即貢幣之車也其賦重故魯請鄫為助晉許之八年公復如晉聽朝聘之數是晉受諸侯朝貢無異天子而傳若以為當然可怪也故愚疑傳本晉人作耳

是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邾人敗之于狐駘台死者多國人不備凶服髽抓以逆喪其敗衂已甚不書諱也傳不及豈亦為不告邪

五年王使王叔愬戎于晉晉人執王叔使士魴如京師

言王叔貳于戎也夫天子之卿士不忠使命有天子在晉焉得遂執之此其助戎託辭以辱天子不書諱之傳不及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曰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

非也壬夫執政貪以蒙誅雖無[illegible]盆水加劍之禮亦賢于官邪寵賂之章晉六卿貪饕不法所以亡謂此舉不刑刑將安施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傳曰始赴以名同盟

故非也初桓公十二年盟杞侯于曲池比卒亦不名

魯杞婚姻何必同盟春秋無此例也前所以不名世

遠史闕耳

八年正月公如晉傳曰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夏季孫

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傳曰命

朝聘之數夫諸侯惟朝貢天子有常數東遷以來未

聞諸侯貢王五霸主盟未聞率諸侯貢周此晉責諸

侯朝聘于晉耳傳侈譚不以爲僭豈春秋之義又曰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夫晉已侈矣何爲又尊之公如

晉鄭伯會而公不與與季孫重臣畀君是誨季孫無

君也春秋所以惡晉何爲反尊之

九年春宋災傳敘宋諸臣救災甚講張闓閭失火何至舉國倉皇晉士弱謂宋居商丘爲火正閼伯之墟是多火災悠謬之譚也

夫人姜氏薨傳稱姜以僑如之亂徙東宮筮卦遇隨引易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孔子乾卦文言名理奧義姜焉及此而姜之徙在成公十六年孔子尚未生晚贊易作文言距姜徙時已八十餘年姜安所得此語而稱之則傳之爲後人作甚明宋歐陽脩謂文言引用穆姜語

揚儀因詆元者善之長爲害道朱元晦謂古有是語穆姜與孔子皆引之寧詘文言而不敢議傳退孔子而遷就左丘明千古耳食賢愚共敝可笑也

是年秦侵晉不書史不備也傳謂秦使士雃牽乞師于楚伐晉子囊曰晉官不易方舉不失選六卿相讓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非子囊之言傳譽悼公之言也是時晉楚交構晉招吳人撓楚楚連秦人脅晉吳近故詳秦遠故闕耳謂子囊辭秦非也

戲之盟襄公歸自晉晉悼公宴于河上問襄公年對曰十有二歲矣晉侯命之冠季孫請及兄弟之國而假

備焉行及衛冠于成公廟夫衛去魯近矣不歸醮于廟而假備鄰國傳以爲禮非也禮諸侯未冠除喪服入見天子天子賜冕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晉欲以天子自處以諸侯視魯而季孫爲此以悅晉侯何禮之有

傳稱晉悼公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非也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鄭服也晉悼公之世楚共王當國子囊爲政晉楚爭鄭鄭以犧牲玉帛待于二境楚來從楚晉來從晉牛首之役鄭方從楚晉以諸侯救之遇楚師不敢戰

而退。十二年六月。晉以諸侯師于向圍鄭。七月。鄭人受盟于晉。楚子囊以秦師伐鄭。鄭使良霄石奠將辭楚。楚人執之。是年九月。晉以諸侯之師至鄭。鄭又與晉盟。秦人伐晉。救鄭。敗晉于櫟。此所謂三駕也。晉未嘗勝楚。楚未嘗敗。鄭人往來晉楚閒。如陽鳥。何爲楚不能與爭。猶穀梁稱齊桓兵車之會四。衣裳之會十一。皆誤霸之陋說。讀者信以爲丘明語。不加察耳

十年。諸侯會于相。査傳稱齊高厚相太子光不敬。士莊子知高厚。太子光。皆將不免。此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光遇弑附會之。不敬不免。竟成常套

宋公享晉侯以桑林之樂晉侯見舞師題旌夏懼遂疾卜桑林爲祟禱而愈意謂桑林殷先王樂宋所以事神故爲祟其悠謬已甚

傳晉人滅偪陽俘偪陽子以歸居其族于霍傳謂爲有禮非也無故滅人國俘人君而以居族爲禮其爲晉人護短類此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遂使魯還克蕭孟獻子曰師競已甚鄭其有災其執政之二三士乎此爲鄭尉止將殺子耳子駟子國附會之春秋師競者多矣何獨知此有災

楚使鄭人侵衛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云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遂追之而獲鄭皇耳亦附會之說

冬戍鄭虎牢傳曰書戍鄭虎牢非鄭地言將歸焉非也蓋因二年冬戚之會書城虎牢不繫鄭遂謂仲尼不以虎牢與鄭謂虎牢爲華夷之防也夫堂宇之間而以限華夷謬矣況天王既以予鄭仲尼焉得而奪之且何待仲尼而後歸之也不書鄭則爲奪書鄭則爲將歸世儒以爲天子之事云爾而其誣仲尼甚矣蓋晉悼之季中原擾攘諸侯無歲不役詩云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書戍蓋傷之奈何更修譚之也

十二年冬公如晉傳曰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非也魯以諸侯朝于諸侯晉以大夫報諸侯朝而又往拜辱足恭何可為禮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以孟獻子書勞于廟為禮非也襄公十一年魯從晉會諸侯于蕭魚鄭服于晉魯何勞之有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秋公如晉報之碑碑奔走為人役何勞之足書仲尼豈以是為禮與

夏取邿詩傳曰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非也狄人入衛衛遂以遷是入亦地耳凡傳例皆本無

彊作也

傳稱晉侯蒐于綿上士匄辭中軍帥讓于荀偃六卿皆讓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非也夫晉六卿不相能久矣明年伐秦鄭帥不睦諸侯不整爲遷延之役以至欒鍼死敵欒黶逐士鞅自是以後諸卿日侈遂底于亡而曰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豈非妄語邪

冬城防傳曰書時非也防臧孫氏之私邑大夫城私邑書以譏之非爲時也時不書

楚子囊請歸鄭良霄曰使歸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不猶愈乎此爲三十年鄭人殺良霄附會之

十八年晉荀偃將伐齊夢與晉厲公訟不勝厲公以戈擊偃首墜地偃奉以走問于梗楊之巫巫夢亦然偃果死于伐齊之役怪誕不根何足述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稱晉師曠云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此術士風占之譚

十九年傳稱晉伐齊之師還荀偃疽發于首目出口禁以其未卒事于齊也欒盈撫尸誓之乃瞑受含此爲是年晉欲再伐齊附會之豈弑君之賊而急公事若此與

衛石買卒。其子石惡不哀。孔成子曰是蹷其本。必不有其宗。此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附會之

二十年。衛甯殖疾。將死。屬其子喜。納獻公。賊臣逐君。焉知悔。時剽在位已十年。又使納衎。何以處剽。是明教其子弑君耳。何情之迫也。非實錄

二十一年。晉會諸侯于商任。傳稱齊衛二君不敬。叔向知皆不免。此因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附會之

二十四年。王城大水。齊人城郟。是時齊方背晉。欲市德于周。春秋以爲齊事耳。不書。傳不及

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趙武不書尊公非也是役也晉人疆衛田與孫林父書惡之名不名史闕也且書人何必盡大夫苟大夫也君前臣名不名尊公於義不類

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爲請不釋衛侯納其女于平公遂釋之皆不書春秋于諸侯貪淫敗禮事除弒逆會盟征伐外不毛舉言不順皆諱之寬仁博大之至也傳不達

鄭簡公與齊景公同如晉爲衛獻公請旣而得釋鄭伯歸復使子西入晉謝傳稱其善事大國夫以晉侯貪

淫無禮而鄭爲足恭何爲善之傳亟于尊晉如此

二十七年晉楚諸大夫會于宋爲弭兵也楚令尹子木欲衷甲赴會伯州犂不可子木曰苟得志焉用信伯州犂知子木不及三年必死此爲明年子木卒附會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謂季孫以君命命豹曰魯視邾滕豹盟視宋衛不書族以違命故非也豹不族諸大夫亦不名皆蒙前會于宋之文耳事同人同故從省如謂魯以違命諸大夫何以乎是盟也楚人先歃傳謂書先晉晉有信亦非也晉長于

諸侯舊矣禮不以新間舊終春秋未嘗以楚先齊晉

非獨此耳

二十八年魯梓愼以歲星過次淫于子知宋鄭飢鄭裨竈以歲星過次占周楚君亡爲是年八月旱大雩明年天王崩楚子昭卒附會之

蔡侯朝晉歸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知蔡侯不免曰淫而不父恆有子禍此因三十年蔡世子弑君附會之子產焉知其將淫子婦也

宋之盟晉楚之屬諸侯交相見也是年宋公陳侯鄭伯許男皆如楚不書然則朝楚與朝晉等耳皆不足書

也春秋未嘗以朝楚爲事夷狄可知如以中國事夷狄雖外諸侯未有不書者傳不達

鄭伯使游吉聘楚及漢楚辭鄭伯親往游吉謂楚子貪昧逞願將死君其送葬歸夫春秋諸侯誰非貪昧者何獨楚子爾此因楚子將卒而附會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傳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則是靈王崩後二十有二日聞赴乃書經据史耳天子喪不赴不書于禮何居經存其誤以直不恪不書葬以見魯之不會傳妄語也

公如楚傳稱公過鄭鄭良霄迎勞公不敬穆伯知良霄

必有大咎此為三十年鄭殺良霄附會之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非也每歲首公在既不書朝正公不在何必釋不朝昭公十六年正月在晉不書知此非為不朝正為楚止公送葬強公襚書甚楚耳

城杞之役齊高止宋華定與晉荀盈相見司馬侯相禮知二子不免為是年秋高止出奔燕昭公二十年華定出奔楚附會之

吳季札聘魯知叔孫穆子不得其死因將有豎牛之禍附會之誦詩觀樂而知德之隆替與國之興亡如燭

照果爾則季扎賢于仲尼遠矣仲尼學琴師襄在齊聞韶必假以時月而扎立譚懸解豈其有神慧與按扎聘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哀公十一年自衞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季扎先五十九年觀樂雅頌次第一一脗合其爲後人附會甚明而世以傳爲丘明作蔽而不察耳

三十年五月宋災傳云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遂災委巷之譚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傳云不稱大夫言自外入非也非大夫則已苟大夫也豈以外入

削之。蓋上書鄭良霄出奔復入。下不得更加大夫。尋常文義以鑿求之

冬。諸侯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傳謂魯叔孫豹在會。不書。以賑宋失信。諱非也。伯姬魯女。魯自賑之。七月叔弓已如宋。澶淵之會。魯實不與耳

三十一年。叔孫豹自晉歸。告孝伯曰。趙孟語偷。將死。又以孝伯語益偷。知孝伯亦將死。爲是秋孝伯卒。明年趙孟卒。附會之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傳謂公自楚歸。作楚宮。穆叔謂公欲楚矣。必死是宮。六月果薨。此附會之尤誕者。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傳謂滕成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料其將死爲後三年書滕子卒附會之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告適晉欲朝晉而畏楚寡命也傳以爲禮何禮之有

莒人弒其君密州傳謂密州已立其世子展輿廢之展輿因國人弒父書莒人言罪在密州非也子弑父而猶云罪在父豈春秋之義

昭公凡五十五條

元年諸侯之大夫會于虢趙孟過雒汭王使劉定勞之指洛水嘆禹功以羿趙孟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

久劉子歸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是年冬趙武卒夫朝不謀夕孜孜汲汲恒言有之何遂當死容非誕邪

秋莒展輿出奔吳傳謂展輿立奪羣公子之秩羣公子逐之立其弟去疾君子謂莒展之不立以棄人非也弑父之子雖不奪人之秩且得長世乎傳言偏蔽多類此

鄭子產將放游楚于吳問於游吉對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按周公遭兄弟之謗避位居東二年成王殺管叔公實不預詩書具在可考而其誣起于古書蔡仲之命書有古文獨傳有左丘

明也而傳又取徵焉是何足徵乎

二年韓起聘于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夫易象作自周公是矣春秋于時猶魯史耳孟子曰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一也何國無史而春秋獨能重魯苟不經聖裁周公其衰而何德之足知此後人因孔子推重春秋甚明也

三年鄭游吉如晉送葬平公娶少姜晉張趯與言晉如火中將退矣齊晏平仲與叔向言陳氏將有齊叔向亦數晉公室將卑夫與外臣言而揚國惡非禮也三

子必不然傳欲附會其先見而反以彰其薄非春秋
諱過之義
秋楚子帥諸侯之師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稱慶封辱
楚子蓋緣飾之辭其實殺慶封亦一義舉也經以討
賊及之
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傳謂叔孫豹死于家臣豎牛之
手與庚宗婦人遇而夢天壓已號牛其事甚怪又稱
穆子初生父莊叔筮遇明夷之謙卜人楚丘預知有
豎牛皆悠謬之譚也
楚子求婚于晉晉使韓起叔向送女于楚楚子謀刖韓

起宮叔向欲以辱晉薳啓疆止之夫晉女于楚使二
卿送其事楚備矣新婚而辱人使何爲此惡楚虔積
而甚之事未必有

六年鄭子產鑄刑書晉士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
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是年六月鄭遂火亦附會之
譚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謂燕與齊平非也誤蒙前文
齊侯伐北燕爲一事遂云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
斝此他事牽入春秋惟魯省國書及定公十年春王
三月及齊平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皆魯

及也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與十一年書同若齊伐燕與平當云暨燕平何爲反主燕而暨齊乎是時昭公善楚娶于吳齊畏魯求平而魯暨之平故公如楚使叔孫往盟傳無稽强說世以爲丘明不察耳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晉侯問士匄誰當之對曰衛君魯上卿此爲是年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附會之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遂以成邑與之失地不書此正所謂非公命者也傳反不及

鄭子產聘于晉晉平公有疾夢黃熊入寢子產曰鯀也

此術士厭勝之譚子產既知人道邇豈作此解又鄭伯有死見夢曰壬子將殺駟帶壬寅殺公孫段如期死子產云伯有生而取精多用物弘族大而憑厚強死爲厲夫春秋大族強死者多而皆爲厲則厲鬼滿人間矣豈聖人民義之教

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傳謂衛襄公長子孟縶足不良次子元立爲靈公靈公未生孔圉之祖孔成子與史苟之父史朝兩人同夕夢康叔命立元使圉與苟相之至是孔成子立靈公焉此類游言無稽而刻意造作

其識甚卑聖人脩辭立誠春秋之義而有是與殆於左丘明恥之者矣

八年春晉有石言于魏榆平公問師曠對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此因平公築虒祁宮成蹇附會之

冬十月楚師滅陳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歲遇鶉火而滅遇析木而復又明年四月陳地災鄭裨竈以水火之數推之知五年陳將復復五十二年而亡此星土緯度之言果爾君之存亡國之興廢惟星惟度而人道無權矣豈聖人成春秋之意

楚殺陳孔奐無傳竟不詳其故

九年晉與周人爭閻田晉率陸渾之戎伐周不書傳不言其故

冬築郎囿傳曰書時非也魯之不競甚矣猶作無益故書豈謂其時乎

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此爲晉平公將卒附會之

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傳曰非禮也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傳又曰禮也夫國有大喪而講武預會盟皆非禮豈蒐則非而會盟則是乎

秋諸侯大夫會于厥慭傳稱周單子視下而言徐晉叔向知其將死此爲十二月單子卒附會之

魯昭公遂毋葬不慼晉史趙聞之知昭公不歸此以昭公客死附會之

十二年楚靈王伐隨次乾干谿與右尹子革言甚侈子革歌祈招之詩諷之王至饋不食寢不寐者數日楚虔剛愎何感悟乃爾亦脩飾之辭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傳以不書族尊晉罪已爲禮非也不書族蒙前執季孫意如之文省耳春秋未嘗尊晉意如未嘗罪已何禮之有

晉叔向弟叔魚攝理納雍子之女而蔽罪邢侯邢侯殺雍子于朝韓宣子問于叔向對曰三人同罪晉遂殺叔魚傳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平丘之會數其賄歸魯季孫稱其詐邢侯之獄言其貪殺親益榮義也嗟乎仁人之于弟也殺之而以為榮乎謂其為義豈仲尼之旨

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籍談如周會王后太子之葬王宴之而索晉彝器二子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樂憂其不終乎夫索器何以知其不終此因二十二年王室亂附會之

傳稱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不書晉人止公諱非也去年冬書公如晉今年夏書公至自晉留晉者半年不言止而止可知如謂諱之襄公二十九年楚止公送葬亦踰年正月書公在楚又何以不諱也不諱所以甚晉故凡如晉至自晉必書

齊景公伐徐徐人行成郯人莒人皆受盟于齊魯叔孫招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是時晉衰而齊振魯人忌之故云爾然晉霸而魯何嘗息肩詩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明王焉有賢伯春秋所以惡于霸傳不達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魯梓慎占知宋衛陳鄭災為

明年四國災附會之

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按傳同盟例書名曹平公與魯昭公未同盟亦名傳例非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稱子產救火與襄公九年宋災哀公三年魯災語雷同夫拯焚可也舉國張皇甚無謂告于諸侯可也陳不救火許不來弔二國遂先亡非謬與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曰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穀因之遂謂許止孝子

與稱趙盾良大夫同謬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無傳凡書出奔必有事昭公世近而傳不知豈丘明之筆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蔡平公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一年周景王將鑄大鐘泠州鳩謂鐘大則摦化摦則不容其生心疾死此爲明年景王崩附會之

七月壬午朔日食傳謂叔輒哭曰昭子知其將死八月果卒夫日食何哭哭日何預死事誕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傳謂居華里

而助公者既戰脫脫甲于公乃歸居于公里助華者亦脫甲于華氏歸言無私爭也豈其然乎

二十四年姞至自晉傳以不稱族爲尊晉非也蒙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姞者文耳晉倚强大辱諸侯使臣何尊之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因是年秋大雩附會之

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杞平公亦未同盟赴名之例非也

非左昭公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將賣之珪變爲石周大夫陰不佞取之玉也以獻于王得邑夫玉焉能變怪誕不根如貨郎作賺眼法虹小子豈可謂經乎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宋樂大心與語自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此主人對客常語而婼謂無禮必亡爲定公十年心出奔附會之又宋公與婼飲酒語泣樂祁謂君與叔孫皆將死爲是年冬宋公叔孫俱卒附會之

有鸜鴒來巢傳曰書所無非也世謂鸜鴒不踰濟濟水

在魯鸜鵒非絕無一名鴝鵒性不能巢而孚子穴中故以名司空時居鵲巢故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以比國君夫人無成有終妻道臣道也而來巢是無成知始臣擅君象推爲書所無耳傳又謂文成世有童謠昭公出奔死乾侯定公繼立皆詳之按文成去昭百有餘年矣豈童謠先若此其明告邪蓋脩飾附會之辭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傳例大夫卒公與小斂則書日是時昭公在外亦日例非也

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楚平王未與魯同盟亦

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六年傳稱齊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止之齊魯甚近豈齊見而魯不見不書何也杜預謂在齊分野然則凡書星變者盡在魯分野乎非也不書蓋史闕耳傳不及豈亦以不告為例乎

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按曹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二君未同盟皆書名昭公世近史詳非由例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是時公在外不與小斂

亦書曰傳例非也

有龍見于晉郊魏獻子問古豢龍氏于蔡墨舜世有董父能畜龍夏后氏有劉累能擾龍官宿其業其物乃至夫龍神物焉可畜謂古可畜今不可畜窮于辭矣於是引五行之官爲証夫五行陰陽之氣非官所得司少皥之四叔顓頊共工烈山之三子人邪鬼邪鬼則何以事人人則不能司神悠渺之譚非民義之教

傳稱晉賦鐵鑄鼎以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而爲刑鼎民在

鼎矣何以尊貴按此非仲尼之言也晉文公執秩被廬之法與范宣子刑書不可考要皆衰世苟且之令非先王之典刑仲尼何爲貴之晉之亂政多矣其亡也豈在刑鼎

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傳曰同盟故書非也前此不同盟書者比比矣赴則書不赴則不書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不書邾以二十七年邾快來奔魯人納之今年又納黑肱蒙前事再而甚魯也傳曰以地叛雖賤書名謂之欲蓋名章非也叛臣亡子人共知共惡名何足懲不名何足芘春秋微婉

之義不在此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歌明日遂日食史墨謂爲後六年吳入郢之兆入必以庚辰迂誕之甚

定公 凡九條

元年諸侯大夫會城成周齊高張後至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人意謂天厭周而萇弘欲遷都存周是謂違天高張後至是謂違人以此料二子死因哀公三年周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附會之

四年春王正月癸巳陳侯吳卒按陳會未同盟亦書名

傳例非也

衛靈公將爲昭陵之會何預知與蔡爭長使祝佗從因佗有口才附會之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世儒以楚納子朝爲大惡然經不書殺是未嘗以亂賊律子朝也景王太子早死子朝爲長庶王猛敬王皆其弟也敬王在位久爲天下共主故尊之非以子朝爲可必殺也傳不達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稱孔丘相齊以萊兵劫公孔子以公退辭却之此欲譽孔子而不知其謬也夫魯既與齊平矣何爲又劫之兵既集孔子以公退退

將焉往齊人謀之積日而以口舌解之臨事未可幾也又謂齊將詐享公孔子言于梁丘據免夫齊不刼公則已刼公而失之于萊兵又謀于飲酒不已拙乎見幾不早先事不備以至狼狽虎口求小人免智者不為而況聖人乎凡傳無識類此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帥師墮費傳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仲孫墮郈季孫墮費不詳始末未知子路勸二子使墮邪抑威之使不敢不墮邪又謂孟氏宰公斂處父不肯墮成然則子路之力何能伸于仲孫季孫而獨詘于孟孫也其後成不

可隳不知既隳之郈費作何狀傳皆不詳論語云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季孫惑志于公伯寮孔子謂道之將行將廢有命卽此事也若使左丘明作傳當時目擊自然親切豈茫昧如此

十三年薛弒其君比無傳此大事烏可無傳也大抵傳于凡小國之事皆畧不載非春秋之義

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傳以雨不克襄事爲禮非也大事不戒作而且緩其慢已甚焉得爲禮辯宣公八年葬敬嬴

冬城漆傳曰書不時告非也漆邾庶其之叛土也會入

納之遂城之爲盜𡨋藏故書

哀公凡十三條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經不書傳謂吳不告敗非也當是時吳求霸甚亟敗越豈有不告者夫差蹙梁自用殺諫臣信奸邪以覆泰伯之宗皆驕於夫椒之一勝昔者齊晉之霸也一戰而强吳之霸也一勝而滅故夫椒之捷不與召陵城濮同齊晉遞衰而吳先亡五霸之業足以觀矣傳不達

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敘諸臣救火事與昭公九年鄭災襄公九年宋災類皆脩飾之辭又謂孔子

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此因桓僖二廟宜毁不毁附會之

八年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按杞伯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十年夏薛伯夷卒未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傳例非也

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未同盟亦名時事詳也傳不達

吳子夫差不用伍員討舍越伐齊員知吳將亡屬其子于齊鮑氏吳子賜員劍自殺經不書殺大夫何也蓋

伍員叛宗國弃故主弑王僚以䂓險導君而欲保其身難矣當時奇其蹟後世惜其死而春秋不錄吁所以爲春秋與傳不違

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非也蓋季氏不以昭公爲君生不歸國葬不附祖廢其二子又何有于其妻仲尼弔季氏不絻不絰是不以爲君夫人也不以爲君夫人而書君夫人則孟子蒙虛名而季氏揜無君之惡春秋無毁譽傳信而已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直也

衛侯會吳子于鄖吳人止衛侯魯使子貢往說曰衛君來之緩也其臣之黨吳者欲之讐吳者不欲也今執之是墮黨而崇讐也與宣公十七年苗賁皇說晉侯語同脩辭活套也

十三年夏許男成卒不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何例之有

於越入吳按吳與越猶唯與阿耳吳敗越不書而越入吳書何也春秋畢五霸二百四十年間五國興亡盡矣其儵忽莫如吳詩云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其霸者之事與仲尼之徒所以羞稱傳

不達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穀謂春秋終獲麟是矣今傳終

哀公二十七年經終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

卒豈卒之日始絕筆乎則信終于獲麟矣終于獲麟

則不宜獲麟後復有經說者謂爲舊史然何簡約省

經之甚也經文簡恃舊史詳經必不準舊史今謂獲

麟後三年所書即舊史則獲麟前十二公之文皆舊

史矣又焉用仲尼筆削爲也正月書王此新義也獲

麟後亦正月書王其非舊史甚明蓋傳以孔子本獲

麟作經欲以經終孔子故續經至哀公十六年孔子

卒而傳直至哀公二十七年止將自成一家之書非專爲輔經作也使丘明輔經作傳經終傳止何爲汎濫于獲麟之後乎左丘明姓名出論語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殆先輩而夫子嚴事之故稱名以附之猶竊比老彭云爾假使年相若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七十有三矣春秋絕筆于先二年傳絕筆于哀公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又十二年則是八十有五歲矣八十五尚作傳當以何年卒是必年少于孔子與游夏齒乃可既與游夏齒則當在弟子列而七十子中無左丘明是爲孔子先輩不爲孔子作傳又甚明

也司馬遷謬信之並賁因之後世遂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其言必可信以至牽强附合求通其說而其誣春秋誤後學多矣故不得不辨

左丘明見論語而論語寔孔子傳神之筆其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孔氏家法六經典刑春秋之繩尺也今據傳語皆犯此四者如蛇鬬石語人死六日復生王變爲石柩作牛聲之類此語怪也如魯秦董父狄虒彌齊殖綽郭最晉州綽邢蒯輩麤悍武夫傳皆敘舉其人此語力也春秋誰爲亂臣賊子作于弑君賊父事皆詳審精確如不得已而後書有疑寧闕寧從

輕如鄭子駟楚子圍弑君之類皆書君卒而傳皆執信不疑其他貪淫瀆亂諸委瑣事經不及而傳津津喜譚此好語亂也至于神降鬼厲卜筮童謠夢兆種種杜撰連篇不一而足此又好語神也爲後世讖緯方術之濫觴凶邪譎詭之徒託占象以誤忠良造符命以媚亂賊借春秋爲嚆矢皆傳啓之經術不明流毒罔極聖人之意豈不深遠哉故夫編年指事其功不可泯而粉飾誇誕過情其瑕疵甚多學者惟徹其事勿溺其辭超然遠覽乃可與言春秋矣

或問曰左則非矣春秋何爲而作也曰爲絀五霸而

作也天下無天子五霸假方伯擅征伐挾輔王室以令諸侯其名正而事假其實爭利自爲彊大耳謀王室少而自謀多安天下少而亂天下多如晉朝同列受貢幣無異天子所少改正朔稱王號耳天下見吳楚稱王以爲僭見齊晉不稱王以爲義見其東征西伐以爲方伯名其爲霸王降而霸無王不可無霸號爲仲尼之徒者亦云不知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天子則方伯何所受命而自以胸臆會盟征伐是大亂之道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非左哀公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故夫春秋者庶人議之者也故曰丘竊取之罪我者惟春秋莊周謂春秋經世議而不論此也逮乎孔子沒經義亡諸傳紛紛穿鑿其旨愈晦惟孟子知之曰春秋天子之事世衰道微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無義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仲尼之徒不道桓文之事此春秋明鏡指掌而諸傳類謂春秋尊五霸奬齊晉是何其蒼素

倒置也學者審乎此則十二公文義迎刃可解合不信孔孟而信諸傳不由坦然明白正大之路而紆曲穿鑿謂春秋有隱嗟乎世儒自隱仲尼無隱乎爾曰請問無隱曰可枚舉也最大者弒君父其次叛亡其次僭竊其次滅人國其次擅侵伐其次會盟其次私朝聘其次專殺大臣其次妄興作其次昏喪其次菑異如斯而已矣雖其旨涵蓄不盡而其是非了然在人心目故曰直道而行無所毀譽其他非禮委瑣事一切不書故春秋包荒如天地寬仁博大之至也或云刑書或云命討或云褒貶諸如此類後儒之鑿說

春秋無是也

春秋直解卷十五終

萬曆丙辰仲夏京山郝氏刊刻